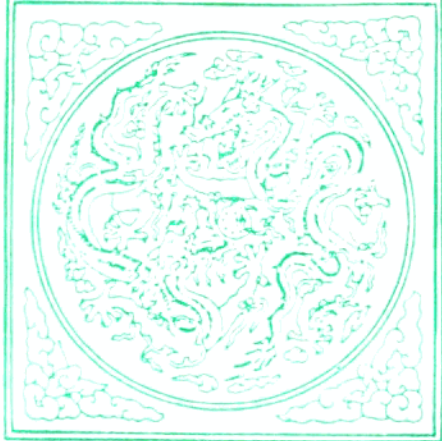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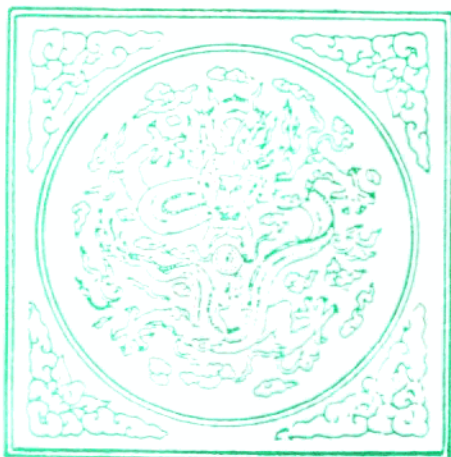


现代文学名著中小  
学读本



(尘孽)上

张翊世俗小说选



新疆大学出版社

# 目 录

|            |     |
|------------|-----|
| 古玩幽灵·····  | 1   |
| 尘 孽 ·····  | 75  |
| 远方的诱惑····· | 150 |
| 疯狂的音符····· | 214 |
| 爱的国籍·····  | 285 |
| 后 记·····   | 329 |

## 古玩幽灵

—

.....

骊山，秦岭的一条支脉，海拔一千二百五十公尺，巍然矗立于距西安不过三十多里的临潼境内，挺拔而雄奇，旖旎而壮丽。云蔚霞蒸之中，远远看去，就象一匹似卧非卧，似跃非跃，神态迷离的骊驹。自古以来，甬说不知招致多少骚人墨客流连忘返的足迹，即便历代帝王，也无不视为圣地而屡建御苑游宫于山脚。从史书上可以查到的记载就有：西周曾在这里始建“骊宫”。西周亡后，骊宫被焚毁。秦时又在山下砌池造宇，取名“骊山汤”，又叫“神女温泉”，同属阿房宫的重要建筑。唐太宗贞观十八年，这里又建造起金碧辉煌的“温泉宫”。到了唐玄宗天宝六年，更进行了大规模扩建，使这片山脚矗立起成群的规模宏大，既典雅又富丽的御苑宫廷，易名“华清宫”。宫内有两组别出心裁的建筑：一是莲花池，一是九龙汤。莲花池含有荷花阁、贵妃池、五间厅等；九龙池则含有飞霜殿、晚霞亭、龙吟榭等等。到处杨柳依依，清波粼粼，端的是水似碧玉山如黛。

每逢夏至冬来，唐玄宗李隆基必偕宠妃杨玉环在这里终日行乐——或醉卧飞霜殿，或相偁于晚霞亭，或歌舞于龙吟榭，或同浴于莲花池、九龙汤……“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长恨歌》里所描写的，正是杨玉环受到特殊宠幸时的欣喜

之情。难怪她越发变得娇纵了，往往叫得宠太监高力士跪着给她献酒，酒后定要吃岭南新鲜荔枝。本来，只要杨玉环嫣然一笑，李隆基便简直连江山也可以舍给的，这区区要求自然不算一回事，当即便谕飭岭南刺史：着即课鲜荔，交沿途驿站以日行八百里的骑速，昼夜兼程，及时送至长安。即使这样，杨玉环仍然等得不耐烦，时不时掀帘窥盼，远远看见马蹄扬起一股红尘，便高兴的不得了。这可给后人留下了“一骑红尘妃子笑，异果原自岭南来”的佳句。你瞧，杨玉环这个绝代佳人，对岭南荔枝是多么嘴馋！

可是长安与岭南相隔万水千山，迢迢几千里，即使采撷的是树上将熟未熟，抑或半青不红的增城挂绿，经长途风熏日晒，到了皇室也失去了新鲜味儿，这叫杨玉环不由得十分扫兴。况且一过了夏季，荔枝果期便结束了，她哪里还有口福能吃得上岭南的新鲜荔枝呢？杨玉环终于闹起了情绪，一连几天不思龙宴。天下女人都怕胖，独独这杨玉环却因胖得奇俏而成为绝世美人。要是让她饿瘦了，那如何了得？这可急煞了李隆基，赶快让高力士出诏：谁在十天半月之内，送上岭南新鲜荔枝，赏以黄金千两。

除非神仙，谁敢领这千两黄金？十天过去了。半个月也过去了。那张贴在城墙上的诏书，由红而黄，又由黄而白，依然不曾有人敢用手指头触动它的边儿。

这天，李隆基正坐立不安，忽见高力士气喘吁吁地跪禀：“有个古玩商人带来了一件古物，口口声声说是个宝贝，要比岭南新鲜荔枝更能叫贵妃娘娘欢心！”李隆基听了将信将疑，便随口道出八个字：“倘敢欺君，当即斩首！”

那古玩商人不知是求财心切呢，抑或是吃了太上老君炼就的奇效定心丹，脸上竟无丝毫惧色。只见他不慌不忙地从袖口里掏出那件宝物，双手高捧过头，由高力士转奉李隆基。

原来这是一轴手卷丹青。李隆基展开一看，不禁失声惊叹：“美哉！美哉！”

杨玉环闻声，不由抬起睡莲眼皮，蓦然瞥见一丛丛青枝绿叶掩映着一簇簇鲜亮亮、圆滚滚的荔枝，立时觉得一股新鲜荔枝的清香扑鼻而来，甜幽幽的直沁心脾，顿即喜出望外，竟然忘情地伸出纤纤玉指，也不顾一向在皇上面前保持天下第一美人的娇矜，连忙五爪金龙地摘那佳果。不想这竟是隋朝遗下的无名氏名画《岭南佳荔图》。她忍俊不禁，“扑嗤”一声笑了。

李隆基在一旁乐得仰着脖子哈哈大笑，连绣在黄袍上的龙凤也翩然而动……

这段宫帙轶闻，从来没有编入什么古籍史册，只是民间传说而已。至于隋朝无名氏的《岭南佳荔图》是否当真有这般神奇的艺术魅力，也没得任何根据可供考证。打自安禄山、史思明起兵叛乱，杨玉环在随李隆基逃亡途中，因迫于将士的压力，受赐绮罗而吊死于马嵬坡以后，这幅名画不知失落何方，这倒是千真万确。所以梦寐以求者，历来不乏其人。然而，唐朝距民国已有一千多年光阴，中间跨越残唐五代，以至宋元明清，几经兵燹战乱，饱历沧桑，多少古物国宝，或被入侵者所抢劫，或被民族败类所偷盗，以致流失于国外，湮没于民间。寻得《岭南佳荔图》，这对于多少古玩家，毕竟是个难圆的梦！

## 二

舒适之活象个小学生在听老师讲述一个金色的童话。他两个手肘支在大理石台面上，合着手掌牢牢地托着下颏，两眼一眨也不眨地望着坐在面前的吴存白。他的神魂显然让吴存白那低沉的嗓音牵到一千多年前唐朝的御苑皇宫里去了。直至吴存白

突然把话打住，端起了酒杯，他才回过神来，自言自语地喃喃：“我不相信梦只能是梦！”

“噢，梦不只能是个梦，还能是什么呢？”吴存白微笑着问。

舒适之也跟着笑笑，“吴先生没听说，‘谁最会做梦，谁便最富有’么？”

“噢，也许会有这种奇迹，不过，”吴存白勾下头来，对着酒杯说：“舒先生，您想得到那幅《岭南佳荔图》，请恕小弟直言，这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奇迹！”

舒适之“霍”地放下古色古香的酒杯，涨红着脸说：“吴先生，您敢打赌？”

“用不着打赌嘛！”吴存白端起酒杯轻轻碰了碰嘴唇，随即又把酒杯移开了，直朝舒适之颌首微笑。

舒适之觉得，这位前不久结识的朋友，不光自负得可以，而且对他舒府收藏古玩的实力也未免有点过份的轻视，忍不住说：“吴先生，您敢断言，怎么不敢跟我打赌呢？”

“断言固然不轻易出口，要打赌就更不是儿戏罗！”吴存白又勾下头来，对着酒杯淡淡地说。

舒适之很有点困惑，拉了拉后衣领说：“吴先生，您可曾发现我舒某有儿戏之举不成？”

“别误会，别误会！小弟是生怕舒先生输定了呢。”吴存白连忙解释。

这简直叫舒适之受不了。换上别一个古玩行业的朋友，舒适之的脸色非马上变得叫人十分难堪不可。他把满满的一杯酒一饮而尽，借着顷刻冒出的酒劲说：“谁输谁赢，吴先生似乎不必过早定论。”

“舒先生这么执着、自信，小弟只好舍命陪君子了！”

舒适之高兴了：“吴先生可用不着担心，大不了把您家几代珍藏的罕世之物拿出来。我呢，大不了把整个厂子端出去！”

“这，恐怕由不得你呢！”吴存白诡谲地笑了笑，故意投给一直站在旁边，默不作声的女主人一个眼色。

“不由我，由谁？”舒适之很有些不解。

“你问问嫂子呀！”吴存白又瞥了女主人一眼。

童淑贞仍然不愿在丈夫和客人的谈话中间插嘴，只朝客人报以莞尔一笑。

舒适之这才忽然记起站在背后的妻子，不由愕然地“哦”了一声。

吴存白连忙拿起拐杖拱手告辞，跨出酸枝门槛，才一甩又长又阔的衫袖，撂下一串“咯咯”的笑声……

### 三

客人一走，童淑贞果然立刻便开腔：“你刚刚跟吴先生打的赌，只是开开玩笑呢，还是石匠抡大锤——端的石（实）在？”

“你说呢？”舒适之有意试探一下妻子的态度。

“我看又象开玩笑，又象是打赌。”

“这岂不变成了开玩笑的打赌了么？”

“你跟吴先生说得那么认真，象真的打赌；可终归没有立个凭据，也没有一个证人，这又象是开玩笑。”

舒适之听了，不由“嘿嘿”直笑：“太太差矣！君子之间，岂能以玩笑相交？说一句就得算一句，用不着立凭结据。如果说要个证人，你不就在场见证么？”

童淑贞这才当真的着急起来：“什么话？原来你存心要把厂子给赔光！倒不如你来管，你爱怎样办就怎样办吧。我可不愿再

操这份心！”说罢，竟负气地转身回卧室去了。

舒适之立时慌了神……

在十里洋场的上海，除了蓝眼睛、赤胡子、白皮肤、高个儿的洋人以外，几乎所有的上海人都在二寸见方的盒子上面认得“适之火柴”几个字，可是知道舒适之是火柴厂老板的人却并不多。人们只知道火柴厂里有个了不起的老板娘，不晓得内幕的人，还把“适之”二字认作老板娘的名字。舒府就收过几封叫人捧腹大笑的信件：“适之女士台鉴”。这也难怪，虽说民国年间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几千年因袭下来的夫权思想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丈夫仍然毕竟是丈夫，仍然是家庭里所有财产的主宰者，轻易不能由妻子来掌管。舒适之却把偌大的一个火柴厂交给妻子童淑贞去经营。而她竟把一切管理得脱脱落落，全然不用舒适之沾边过问。舒适之因此越发落得干手净脚，整日陶醉于古玩堆中。

大凡沾上点古色或古味的书画、玉石、陶瓷，舒适之无不视为至宝，不惜高价收藏。这样，经年累月，墙上挂的，柜里藏的，厅外摆的，竟把一座西班牙城堡式的五层楼变成了古玩博览室。除了一楼客厅专供接客，只略摆几件古玩，挂几幅字画作点缀以外，二楼客厅则摆满了各种古代陶瓷器皿，大小大小，琳琳总总，大都与仰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三楼专藏历代名画，光是一幅《群芳谱》就有在春夏秋冬四个不同季节开放的名葩九十九种。其中东篱晚菊和雪岭寒梅同时吐艳。这壁厢是杏花烟雨，春意朦胧；那角落却是荷花初绽，海棠春睡……实在是柳丝榆荚自芳菲，那管桃飘与李飞！至于五代南唐顾 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就更加稀罕了。此画是顾 中流传至今的仅有作品。在若断还续的若干情景的组合中，把夜宴分成五个场面：一是聆听琵琶；二



是歌舞“绿腰”；三是宴间小憩；四是女妓清歌；五是酒阑人散。在不同情景和时空的变化里，维妙维肖地揭示出众多人物的内心世界。明写幕前宾客们沉溺于丝竹管弦的轻歌妙舞，暗点幕后拥被高卧者的荒淫纵欲。并在众多宾客迷于声色的对比中，画龙点睛地衬托出韩熙载傍徨郁闷的沉重心情。传神极了，写意极了！此外，前后左右四个房间，都挂满了各高一丈二、宽八尺的大幅名画。那幅泼墨画《神龙图》，在浓云暴雨中露出斗大的一颗龙头，爆睛闪电，吐气穿云；旁边探出右爪，欲劈面攫人；中间隐现半截龙身，鳞甲晃耀；却又“神龙见首不见尾”，似将破壁飞去。硬是把历史传说奇幻的龙画神了！到了四楼，藏的多是造型规则，设计奇巧，制作工艺高超的古代青瓷传世完整器皿和清乾隆时问世的“古月轩”名瓷，诸如盏托、碗碟、花瓶等等，一应俱全。这些玩意儿不独轻巧，例如一个普通的碗碟或花瓶，只有一个鸡蛋壳那么重，而且瓷身洁白如雪，呈现七彩画图。当中，要算那对团龙花瓶和那对团凤花瓶制作得最为精巧。那对团龙花瓶密密麻麻地画着九十五条彩龙。这大概是象征《易经》所说的：“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那对团凤花瓶则画着九十九只彩凤，还以云绕雾拥、花团锦簇相衬托。须得拿着放大镜，一个劲地数上老半天，才能把瓶身上画的九十九只彩凤数出来。熟谙古玩行情的商贾都清楚，这两对花瓶，每对售价绝不会少于十万大光洋。越往高层上的楼房，舒适之所收藏的古玩便越是珍贵。每层楼都挂着隶书金匾：“更上一层楼”，足见他对古玩的追求没个止境。

这可苦煞了妻子童淑贞。她熬日熬夜地苦心经营火柴厂，从工人身上赚得的血汗钱，全都让舒适之花在了古玩上。如今，他又为了得到隋朝的一幅名画《岭南佳荔图》而跟吴存白打赌，说不定当真要把厂子整个儿端将出去。童淑贞怎么能不着急？舒

适之虽然很了解自己的妻子，但谁叫他迷上了这些古玩呢？仿佛在娘胎里就带来了这股迷劲，随着年岁的增长，越迷越深，而今竟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有什么办法呢？童淑贞虽然也很了解他，要不，他绝不可能把收藏古玩当作第一事业，火柴厂则成了仅仅为了支持他收藏古玩而存在的第二事业；但对他这股迷劲，童淑贞却恐怕没了解得透彻。她也许没有这种体味：一个人迷上一样东西，而又轻易不能得到这种东西，心里该是如何的发慌！她要怎么都行，这个厂她可不能撒手不管。这不光因为没有这个厂子，他对古玩的收藏就不能“更上一层楼”，而且管理工厂，他可得老老实实的在妻子面前甘拜下风……

舒适之连忙跟进房间，毕恭毕敬地站在妻子的面前，用一种近似乞求的目光直看着妻子，低声下气地说：“贞，看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啊！这个厂子要是没有你，保险不出三天就会塌下来。”

童淑贞一碰上舒适之这目光，心里便立即冒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滋味。记得当初他上门求婚，正是用这种目光望得她神不守舍，不得不答应嫁给他。如今，这目光洋溢着显然不仅仅是爱的力量。这就叫人更加不能轻易抗拒。而且，在十里洋场，象丈夫这样的男人，一不嫖，二不赌，三不吹，独独是喜欢收藏古玩，这至少还是一种慰藉。童淑贞终于缓和了口气：“你要知道维持个厂子不是那么容易的话，就不该为了一张古画连它也要赔出去！”

“这倒未必，这倒未必！”舒适之一迭连声地安慰道，“一张古画怎么用得着赔上我一个厂子呢？我只是说大不了而已。”

“吴先生不是断言，你不会得到那幅《岭南佳荔图》么？”童淑贞仍然带愠色说，“他的见识可比你多！”

“我十分佩服他的见识！只是……”舒适之不好意思地笑了

笑，把涌到喉咙口的话咽了下去。

“就算你能寻得到那幅《岭南佳荔图》，也非得把整个厂子赔上去不可！”童淑贞十分担心地说。

舒适之立刻不亦乐乎地说：“这就值得罗，这就值得罗！”

童淑贞一听，脸上又骤然笼上一层阴霾，半晌才长叹一声，自怨自艾地说：“老天爷呀，你为什么要让我嫁给这位古玩迷？”

舒适之连忙一个劲地陪笑：“嘿！嘿！嘿！”

#### 四

收藏古画启事 本人切望收藏隋朝所遗名画《岭南佳荔图》，若藏得此画而愿割爱者，则勿论要价；倘能提供该画确凿下落，亦愿以重金酬谢！

舒适之敬启

吴存白的目光久久地停在刚出版的《申报》上。他万万没有料想到，舒适之竟然这般死心眼，马上便在这家创办于前清光绪年间，曾因四字电讯“京陷帝崩”，报道中国三千多年帝制的总崩溃消息而轰动国内外的大报的重要位置上，破格登出了大幅启事。看来，舒适之为寻得那幅《岭南佳荔图》，当真要把整个厂子豁出去了……。

我不该跟他打赌！吴存白马上就开始后悔了。他甚至觉得，他不该从四川跑到上海来。本来，不跟他斗气就好了。可自己偏偏爱争个上风。这一切，简直都是鬼使神差！如今可好了，这场打赌，非成为中国古玩收藏史上的一个笑剧不可。而他吴存白，在这个笑剧中将逃不脱要扮演一个十分尴尬的角色！

“笃，笃，笃！”一阵轻轻的然而又是十分急促的叩门声。

吴存白刚拉开一条门缝，舒适之的账房先生便一头撞了进

来。不等吴存白开口，他便拱手催道：“吴先生，快上车吧！”

“舒先生派来小车？”吴存白好象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唔，就在寓所外面。”

“舒先生怎晓得我要登门拜访呢？”

账房先生忍不住笑了：“舒先生又不是未卜先知的神人，他哪会晓得您要上门拜访呢？他今天要摆满汉席，自然忘不了您这个挚友！”说着便从口袋里取出一封红鲜鲜的请柬来。

吴存白却看也不看，倒是关切地问：“舒先生是给他哪一位公子或千金办喜事呀？”

账房先生这回笑弯了腰，好半晌才告诉吴存白：舒先生每买得一件特别稀罕的古玩，他都必定大摆满汉席，从早到晚鸣放鞭炮，着着实实地庆贺一番。

这时，霞飞路上，果然隐隐约约传来了鞭炮声。

吴存白自然懂得，满汉席是清朝时皇族和达官贵人在隆重的大典和迎送仪式中才摆的酒席。民国以来就很少有人摆这种酒席了。酒席中，那时比较高级的有鱼翅席、烧烤席、海参席等，统称八大八小席。一般是八个大菜，八个小菜，外加四热荤和京果、鲜果，另备粥饭面食和咸甜点心。满汉席却以汉菜为主，辅以南洋烧烤和粥品点心。菜式多少任由主家开订，一般是一百二十道至一百八十道菜，让宾主从早到晚一直吃至深夜。舒适之到底得了什么稀世之宝，值得这般隆重庆贺？难道他当真得到那幅《岭南佳荔图》？不，那是……！

“舒先生今天得到的是硬货抑或是软货？”吴存白钻进了美国制造的流线型米黄色雪佛兰小轿车，还没坐妥贴就迫不及待地向账房先生试探道。

“这我可不大清楚，反正您到了舒府，便尽可大饱眼福了！”

账房先生说罢，赶紧递给吴存白一支大拇指粗、十五公分长的名贵雪茄，接着便“嗤——”一声划着了火柴，却被吴存白拿出洋打火机给挡住。账房先生只好知趣地点燃自己嘴上噙着的香烟，然后狠狠吸了一口，吐出浓浓的烟雾。

霎时间，吴存白便被笼罩在团团的烟雾中。

## 五

来宾们渐渐地都有了醉意，纷纷放下夜光杯和象牙筷，架起二郎腿，一边品茗、抽烟，一面谈天说地，等着大饱眼福……

一层，二层，三层，四层，五层……舒适之俨如魔术师玩魔术，左手托着个绉纱锦包，右手慢条斯理地把锦包揭开。一直揭了二十五层锦帛，他的掌心蓦地放出一束异彩，在熠熠闪烁。

“呀——”随着一声惊叹，四边来宾席上突然象抛物线似的把脖子伸向一个亮点——一块圆圆的巴掌大的黄褐色玉石。只见中间有个铜钱大的孔眼，串着一根红丝线；底面隐隐浮现出八块大小不同，奇形怪状的玫瑰色斑纹，如烟似雾，乍浓还淡，似断犹续，若隐若现，光怪陆离。在灯光底下迸射出万道光华，千重异彩……

来宾们都目眩神迷了。老半晌，才突然异口同声地喝起了满堂彩：“汉玉，好一块汉玉！”

舒适之听了客厅里爆出这一片喝采声，乐不可支地“嘿嘿”大笑：“诸位都没有白吃了古玩饭！可有谁晓得它的出处么？”

来宾们这时都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轻易吭声。

舒适之的目光朝客厅里兜了一个圈儿，便落到坐在上宾席上的吴存白身上。

不等舒适之开口，紧挨着吴存白身边坐着的大东洋打火机

厂经理平野一郎猝然站了起来，谦恭地笑了笑：“让我领教领教！”说着便从舒适之手上接过玉石，认真端详了一番，顿即眉毛一扬，惊喜不迭地朝舒适之拱手道：“恭喜舒先生了！这可是贵国西汉时代出自昆岗的一块美玉。到了大唐时代，贵国皇帝李隆基把它赐给了贵妃娘娘杨玉环。这位贵妃娘娘也真会享用。原来她长得肥胖，一到暑天，她胳肢窝里的汗水老往外冒，她便时常把这块美玉吊在胳肢窝里，不光是图个凉快，而且还能退汗，不让汗水腌损她的嫩肤。”

来宾们一直屏息倾听，这会儿才突然“轰”地笑了起来，随即爆出一片赞叹声：“啧啧，平野先生真不愧是个中国古玩通！”

“平野先生，你说的可是打从哪里来的根据？”不知谁好奇地问道。

平野一郎还未及回答，舒适之便亮开了大嗓门：“你看你看，这玉环底面的八块彩霞，可不就是当年贵妃娘娘的香汗留下的痕迹么？！”

“玄！杨贵妃的汗水是香的，这倒有传说。可她的汗迹怎么会变成彩霞似的呢？”又有人诧异地道。

“因为贵国的这位贵妃娘娘胳肢窝里渗出的汗水是玫瑰色的嘛！”平野一郎正儿八经地答道。

“咳！”一直笑而不语的吴存白，这时重重地咳了一声，慢腾腾地说：“平野先生说的一点也不是胡编。只是舒先生没有把对儿拿出来。……”

平野一郎不禁暗暗打个愣怔：“对儿？”

舒适之猛地张大眼睛问：“啊哟，吴先生说得可轻巧，这宝贝到哪里去找对儿？”

“唐朝原来就有一对鸳鸯玉环嘛！”吴存白断然地说，“唐玄

宗为了讨好杨贵妃，特意叫名匠把那块出自昆岗的美玉琢成了对儿。怎么只有一块？可惜，太可惜了！”

“正因为只有一块，才是稀世之宝啊！”平野一郎生怕舒适之扫兴，赶快打了个圆场。

“可不是？可不是？”来宾们七嘴八舌地附和，“舒先生，能给开个价么？”

“如果是一对，至少值十万块光洋。就是现在这一只，我也出得七万块哩。”平野一郎抢着替舒适之回答。

“一对值十万，一只倒值七万？”来宾中有人表示不解。

舒适之笑了：“这可不是我那火柴厂里的木屑，也不是平野先生那打火机厂里的钢花啊！明摆着两缺一，不该涨二万块光洋？”

“稀罕是稀罕，价钱可抢手，比一般汉玉要高多少倍？”来宾们纷纷议论开了。

“不高不高！”吴存白立刻插话，“拿破仑那把长满锈的破指挥刀也值十万法郎嘛！高不高？茶花女不过是巴黎的一个名妓，死后拍卖家具首饰，无不声价百倍，连一本她在扉页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写着‘我笑着向东方颌首’几个字的《天方夜谭》，也值一百法郎。高不高？”

他的话音还没落地，立刻有人指着他那根粗糙别扭的拐杖打趣道：“吴先生，你这根拐杖千万别丢了，它日后恐怕比拿破仑的指挥刀还要值钱呢！”

“轰！”又是一阵哄笑。

这时，已经是凌晨了。来宾们纷纷在笑声中告辞，留下了一片热乎乎的道谢声。

吴存白却坐在原席上纹丝不动。

“吴先生莫非还要跟我畅饮达旦?”舒适之仍然兴致盎然地说。

吴存白忽然变得象个大姑娘似的，忸忸怩怩地说：“前些天我跟您开了个玩笑……”

“什么玩笑?”舒适之莫名其妙地问。

吴存白仿佛又喝醉了酒，满面通红地说：“打赌的玩笑。”

“不不，那不是玩笑!”舒适之断然否认。

吴存白赶快恳求道：“您就当是个玩笑吧，开过了便算了，值不得认真!”

“这怎行? 这怎行? 古之丈夫，一言既出，尚且驷马难追，何况今之丈夫?”舒适之固执得可以，丝毫不肯收回成命。

吴存白只好彻底退让：“我算输了，行不行?”

舒适之见吴存白越是退让，心里便越发踏实，以为吴存白心虚了，想来个金蝉脱壳。因此，不管吴存白如何苦苦相劝，舒适之只顾一个劲地嘿嘿直笑：“这场打赌才刚开始，怎么就算输了呢?”

吴存白急了，忍不住又大声断言道：“舒先生，你绝对不会得到隋朝无名氏的佳作《岭南佳荔图》的!”

“嘿嘿!”舒适之越发乐了：“所以，我和吴先生这场打赌才有意思呢!”

吴存白无可奈何地望着舒适之，半晌也作不得声。

舒适之赶紧安慰道：“吴先生，你可别着急!即使你不跟我打赌，我自个也非要收藏得这幅名画不可的。它的价值，你自然比我更清楚!”

吴存白只好一个劲地摇头。

“小车!”舒适之不等吴存白告辞，便回头招呼：“送吴先生回



寓所。”

## 六

自从在《申报》上登出了那个启事，舒府忽然门庭若市，给舒适之送来《岭南佳荔图》者接踵而至。其中有来自书香门第的墨客，也有终日翻垃圾堆、捡破烂糊口的贱民；有衣冠楚楚的雅士，也有穿着褴褛的落泊儿……

不管是谁，只要说是“给舒先生送《岭南佳荔图》来的”，舒适之便高兴的不行，忙不迭地拱手道：“谢谢，太谢谢您了！”然后便吩咐账房先生付给来人几块光洋。

这天，他正在客厅里让吴存白、平野一郎欣赏他轻易不让别人看的稀世之宝，忽然听到门外有争吵声：

“您让我见舒先生呀！”

“见了舒先生也不收了。”

“他不是登了报纸要收藏《岭南佳荔图》吗，怎么不收了？”

“不收就是不收嘛！”

“谁说的？”舒适之急步而出，朝账房先生投去不悦的目光。

账房先生连忙说：“舒先生，他已经来过三次了。”

“即便来过一百次，也得收下！”舒适之显然生气了。

账房先生却不服气地说：“舒先生，这明明是废纸一张，为什么偏要当宝贝买下来呢？难道您没看出来？这些人不过是乘机讹您的钱！”

这么多人送画上门，为的都是诈点钱？要不是吴存白和平野一郎在身边，舒适之可不敢保证自己不会暴跳起来。他可不发火吗？你舒适之要不在报上登出那个启事，人家怎么会平白无故地给你送画上门呢！人家知道你急切要得到隋朝名画《岭南佳荔